

【名著百部】
MIMUZHUBAIBU

中国现代文学

张资平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张 资 平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刘 晴 编选



華夏出版社

目 录

约檀河之水	1
木马	14
梅岭之春	29
苔莉	49
最后的幸福	151
红雾	283
张资平小传	409
张资平主要著译书目	411

约檀河之水

—

他除了头上的一条毛巾,和腰间的一条短裤之外,要算是一丝不挂。不单是他,在沙汀上坐的,眠的,站的,走的一群学生个个都像他一样的装扮。所差异的,不过毛巾和短裤的颜色。

他侧身倒在沙汀上,因为太阳正在沿直线上,不准他睁开眼睛仰望天空。汀上的砂热得要烁人。但他才从海水里爬出来,倒不觉得砂热得厉害。从砂里面发出一种阳炎(Gassamer),像流动的玻璃,又像会振动的白云母,闪得他头昏目眩。他只得再坐起来。

他左侧右面的一群学生,都三三两两聚起来谈笑。只有他一个不开口,好像正在思索学校的微积分难问题似的,他只望着岸前几块被水蚀作用侵毁了了的礁岩,对对面的天涯海角。天空没有一片云;若不是远远望见一条黛色山脉线,和天空海角之间几点满孕南风向北行的白帆,他真分不出水天界线来。

他一个人痴坐在沙汀上,并不是为别的事,不过他此时望见湾

内碇泊着一只沁汽轮——那烟囱还微微吐出黑烟来的小汽轮——他便联想到他的家里。思念到家里，良心即刻跑出来责备他，骂他不应当为一个女子——并且不是真心爱他的女子——不回家；不应当父亲死了两年，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。

他梦见他父亲坟前的草有丈多高，没有人剪除，站在坟前，望不见那块用很粗糙的石英粗面岸做的，上面凿有“故○○公之墓”七个隶体字的墓碑。他梦见他族人骂他不懂古礼孝道，父亲死了两年多，还不做道场超度，忍心看父亲的幽魂在阴司受罪。

良心责备得很厉害，逼得他二年来没有一晚不发恶梦，没有一晚得安睡。但没有神的良心总靠不住！他精神涣散，神经中心点疲倦，良心没有表现的时候，他还是思念那女子时候多，思念他的死父时候少。

他受了良心的苛责，近来又新尝失恋的痛苦，所以他亡魂失魄似的跑到这海滨来。他到这有名的海水浴场，已经一个多礼拜了，他的精神还没找得集中的地点，他的灵魂也还没有落着。

他犯罪！他的确犯了罪！他不明白悔罪的方法，所以他只管把责任推给社会，他只说他犯的罪是社会叫他做的。他不知他是一个罪人。他只知他身体疲劳，灵魂软弱，境遇险恶。他只说他是一个可怜人。

他实在也可怜！他是苦海中激浪狂潮里的一根浮萍，东飘西泊。他觉得这茫茫苦海虽然宽广，只少了一块能使他安身立命的地点。因为他是淡水植物，漂流到这苦海里，冷浸浸的氯卤盐水，不能养活他。他的形骸没有寄托的地方还不要紧，只有他胸坎里的心——凄凉寂寞到十二分的心，好像找不出安慰他（心）抚爱他（心）的人，始终不能安静似的。

二

他没听过他母亲唱哄小孩子睡觉的歌儿。他梦中哭的时候，也没听过“孩儿呀！你不要哭了！你不要惊怕！妈妈坐在你旁边看护你，你安心睡罢！”这些话。但他也不希罕这些话。因为他没有受过慈母的抚爱，不明白这些话的真价。可怜他才生下来，他的母亲就离开了他！

前年他在日本南边海岛上一家客栈里，接了他爹的痛报，哭倦了，睡在一间小房子里，半夜醒来，思念到他以后再没资格写“父亲大人膝下敬稟者……”几个字的信札公式，他没眼泪再流，他只觉得像饮了许多硫酸硝酸等强水，五脏六腑都焦烂了。他爹一死，他的心像在大海上惊涛骇浪里，失了指南针的轮船，飘来飘去，不知进退。

他未尝没有朋友，他也有几位泛泛然不关痛痒的朋友——要向他借书籍，借金钱，或有什么事要向他商量的时候，才去探望他的朋友。——索性说明白些，他们或许把他当做朋友，他却不把他们当做朋友。他不是不知道他们不是他的真朋友，不是真心探望他，但他还是很欢迎他们。因为他寂寞到极点了！

他寂寞到万分的时候，听见她的几句安慰话，真像行大沙漠中，发见了清泉。他时时对他亡父的遗像，和生前寄给他的书信咽泪，只有她一个人知道，也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安慰他，揩干他的眼泪。她实在是由苦境里救出他来的安琪儿。他也像爱安琪儿一样的爱她，他自信终身决不会忘记她，怎料她后日竟离开了他，辜负了他……

不论行到沙汀上，或回来客栈里，他昼也偏着头想她的事，夜也偏着头想她的事。没奈何的时候，还是取出她从前写给他的信

——可怜他没有把这些烧毁，还当做一种情书，珍藏着来咀嚼。并且倒在席上，追索他和她没分手以前她对他的好处。他读到她信里的，“我愿做你的金表儿，你得时时刻刻瞅着她（金表儿）。我愿做你的金指环，你得天天戴在指头上。”他也会跳起来恨恨的骂道：“果然是没有思想的女孩儿！什么东西不可拿来比喻！总离不了灿灿的黄金！”但他再读到“太平洋也有干涸的时候，地球也有破碎的日子，只有我对你的爱情，是天长地久的！”他又不禁泪眼婆婆的自言自语道：“她对我的爱情实在不坏！她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儿！她不懂好坏，所以给人骗了！”他那早要滚下来的泪球儿，此时也再止不住了！

他真痴到极点了！他再翻开旧时的日记，把他和她的恋爱史，从头再温习一番。

前年的今天他住在她家里差不多要半年了。他记得初到她家里的气候，是寒风凛烈，雨雪霏霏。早晨替他送火到房里来的是她，替他开纸屏和窗扉的也是她。替他收拾铺盖的是她，送茶送饭给他吃的也是她。替他打扫房间的是她，替他整理书籍的也是她。她的妈只管理厨房的事。她的妹妹只喜欢淘气，不会帮忙。

他们两个既然接触得这样亲密，他们中间的恋爱自由花，没半年功夫，也就由萌芽时代到成熟时代了。他们相爱的热度，达到了沸腾点，不过还没有行为的表现。但他们彼此都很望有表现行为的机会。彼此都满贮了电气量，一有机会，就要放电。他们中间寻常空气早都没有了，只有电子飞来飞去。

三

有一天晚饭后，他从市里买书回来，还没有到家里，突然下了一阵骤雨。他没带伞，只好呆呆的站在一家店檐下避雨。在他面

前来来往往过了无数的人，有带雨伞的，有穿雨衣的，有乘人力车的，有乘马车的，有乘汽车的。汽车前头两道很亮的白电光，使他看见空中的雨丝更下得大了。

“韦先生！没带伞？我的伞是小点儿，总比没有好。我们同走吗！”她一手撑一把伞，一手抱一个包袱，好像也是从市里买什么东西回来似的，笑吟吟的跑到他面前。他也望她笑了一笑，“多谢了！你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！”

“是吗！你从来都没好话说的，讨厌的……那么我一个人回去。你淋湿一身，与我什么相干！”

“芳妹儿！饶我这一回。”他从她手里夺过那柄雨伞，一手搭在她肩膀上，有意叫她凑近些同走。

“谁是你的妹儿！羞也不羞！快放下你的手！这样勾搭着，谁走得动？”

“伞不够大，我们应当凑近些。”

“前面来的人注意我们呢！”她凑近他的耳朵，低声的说。

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里，好像弱醇性的酵母。他感受了她微微的呼吸，觉得全身发了酵似的，胀热起来。

他们转了几个弯，过了几条街道，到了一条比较僻静的路上。雨丝也渐渐疏了。他再也忍耐不住，他不能前进了。

“做什么？发什么呆？”她推了他一下，叫他向前走。他此刻学她的样子凑近她的耳朵笑着说了几句话。她不禁失声笑了，摇头抿嘴的说道：

“不行不行！妈在家里望我呢！”

“不要紧！要不到半点钟。芳妹！你依了我罢！……”

“我就跟你去，可是要快些。”她像有什么信他不过的，踌躇了一会，才表示决意的态度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但有一句要求你的话，到里面去切不要韦先生韦

先生的叫，还是叫我哥哥好听些。”

“我就依了你罢！”她不禁伏在他的肩上笑了一笑。

……

从此后他喜欢听她唱“来！我爱！来！我爱！你不要管我的膀儿酸！我只望你安心睡！”她唱得很凄切。他常常听了就下泪。

他和她如胶似漆的，做了两个月有实无名的一对小夫妻！

四

凉秋九月，他和同级学生要跟学校教授到矿山里实习两个月。他此时真尝到了别离滋味。他在矿山工场寄宿所，每天晚上不写封信也要寄张明信片给她。她天天也有信来——可怜只继续得一个星期——说些孩子话，叫他开心。

她信里说，他为什么把她的灵魂带了去，若不然，她为什么晚晚梦见他和他在矿山里相会。她信里又说，她情愿缠一块白头巾儿，到矿山工场里当选矿的女工去，得天天和他相见。她信里又说，他走了才两三天，她为他哭了好几次了。她信里又说，留级一年不要紧，他今年不实习也罢了，早些回来看她，安慰她才正经。她信里又说，她近来很想唱“来！我爱！”的歌引他哭。他哭了之后，她好替他揩眼泪。最后她还说她很望她能够快做他的儿子的母亲。并且问他同意不同意。

他每得她来的信，至少要重读十几遍。读了之后，不是哭就是笑。哭够了，笑够了，才得安睡。

可惜他对他的亲和力——在书信里表现的亲和力——像得了负的加速度，渐渐的弱下来了。

她离开了他一星期后寄给他的信：

韦先生！我不知道叫你什么，才能表示我的爱！所以我

信里还是用平时对你的称呼。你答应我叫你亲爱的韦郎么？我也几回想写这可宝贵的称呼。但我到底还没有这个勇气。我也不明白什么缘故，其实写也不要紧，是不是？

韦先生！你不觉得？你在那边昨天晚上没梦见么？昨晚我梦见睡在你胸怀里，你向我说了许多甜蜜蜜的话。我恨了，在你臂膀上捏了一下，你在那边不觉得臂痛么？

我在梦中不知不觉的把那晚上——下雨的那晚上，我们的生涯中最要紧的那晚上——骂你的话：“讨厌的韦先生！不行不行！怎的？没有那样随便！”说出来了。妈妈睡在我旁边，听见了，叫醒了我，骂我不要脸，不识羞。韦先生！你当真不回来么？那么我真不知到什么时候才得安睡……

她第二星期的信：

……我想告诉你，我又不能告诉你。不是我不愿告诉你，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你。韦先生！我真不好意思。我写到这里，我还一面发热呢！我和你还有什么客气？对你说也不要紧——不单不要紧，实在应当告诉你的。这不好意思的事，你也得分担一半责任。——对你说了罢！可是我还觉得很羞人似的。怎么说法呢？怎么开口说呢？韦先生！我想到这件不好意思的事——别人或者要说丑事。不要说别人，恐怕妈妈也是这般想——不知是伤心，还是欢喜过度，我的眼泪就像自来水泉，流个不住。有时还要痛哭！——我此刻正在流泪。韦先生！你可知道？——一直哭到半夜。哭倦了才睡下去。前时我也对你说过，我很盼望我们俩的恋爱花能够早日结果。

但我现在又觉得她(恋爱花)不结果也罢了！因为妈妈天天骂我不该吃怪酸的干梅了……

她这封信明明疑他没有能力负责任。并且微微的露出她有点后悔。

五

她写了前一封信之后，七八天没有信寄给他。他在矿山里每天做工回来，就问寄宿所的婢女，K市可有信来？一连几天都回说没有。他急了。他有点担心。因为他一半是真的思念她心切，一半是他对名誉的卑怯心发出来的。他怕她信里说的不好意思的事闹出来，他在留学生社会中的信用，马上要陷于破产的悲运。到第十天才接到她一封信：

你真恼了么？你不能恕我么？我许久没有信寄给你，也有个理由。我说给你听，你听了之后，一定恕我的。因为我是你最爱的人里面的一个。错了，不是这样说。要说我是你独一无二的爱人！

姨妈来了。她老远的由东京跑来看我妈和我和妹妹。她是我从前对你说过，在东京开一家很大的旅馆的姨妈。她没有儿女，我小的时候，她要妈妈把我给她做养女，妈妈不答应，她就好几年没来往了。这次还是妈妈叫她来的，她说下星期带我到东京看热闹去，半个月就送我回来。我起初不情愿，因为我舍不得你。但我没到过东京，我又很想去看看。我想你还要一个多月才得回来，所以我后来又答应了她。我去只要半个月，你不要心焦，恐怕我还比你先回来K市呢！

我因为姨妈来了，天天不得空，要陪她到各处去耍。我昨

天陪她到你学校里看植物园的花，和运动场。我还把你的实验教室指给她看。但我看她不像我一样的喜欢望见你的实验室。

这是我好几天没有信寄给你的理由。你不能恕我么？那么我要发恼的。我说错了，我拼命爱的韦先生！你若不原谅我，我是要哭的……

她这封信里表示的亲密话，比从前几封不自然得多了，也不及从前的天真烂漫了。

再过几天他又接到她一封信：

我今天搭急行车和姨妈上东京去。我今天带的压发花儿，是你买给我的。我穿的金碧色夹绸衣和紫红裙，也是你做给我的。我穿的靴儿，也是我去年生日你买给我做礼物的。我一身穿带你的东西上东京去，是因为纪念你的。

你的小像片，我贴身放在胸前，不给妈和姨妈晓得。你和我共照的大张像片我用我的衬衣包着，叠在小衣箱里，也不给妈和姨妈看见。韦先生！——我临去我要叫你一声亲爱的韦郎！你要知道一天不对你的影子，我心上过不去！

这封信我昨晚半夜起来写好的，打算今早偷偷的投在停车场前邮筒里。我写到这里，钟敲了三下。天快亮了，我便停了笔。我只在信笺上接了几个吻寄给你！

她对他不是绝无留恋，不过好像受了一种压逼。她的错处，就是借受一种家族压逼做口实，离开了他，成了她和他的罪恶！

他陆陆续续还接到几张她在长途火车里写的，安慰他的明信片。但他的悲痛，却和她的安慰话成反比例。

六

他实习将要完的时候，接到她由东京来的一封信：

韦郎！你差不多要回 K 市了罢。姨妈不愿意我再回 K 市。我想到我以后不能再替你收拾房子，整理书籍，我就下泪。

韦郎！我望你不要多思念我。你的责任很重，你将来回国去做的事业，也很大。不要为我一个女子，——不值什么的
外国女子，——牺牲了你的前程。我总望你还是照旧的用功。——像我还在你身旁的时候一样的用功，——这是我对你的一个最后要求。也是你对我的一个最后安慰！

我以后虽不能伺候你，但我的心的振动数和你的相同。你切莫悲伤。你若悲伤，我的心也跟着你的心振动波，响应起来，共同振动，一直振到破碎！你若欢喜，我的心也和你共鸣！

我好久不读你的信了。我想是妈不把你的信寄来给我。我望你也不必寄信到这里来。我在这里再没有自由读你的信了！我们只好等再会的日子！梦想罢！没有再会的希望了罢！没有再会的希望了罢！

韦郎！我寂寞得怕起来了！姨妈介绍一位住在她旅馆里的大学生和我来往。他常常请我同乘汽车到帝国剧场去。我前天看的演剧，是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。我才想起我身上有一桩事，很放心不下！

我下个月也不能再住东京了。韦郎！你应当知道我要到乡下一个女医家里替你受罪！这是妈叫姨妈托她（女医）的。我总望有机会，把你那块托给我的结晶体交回你，不过我恐怕到那时我完全没得勇气，由不得我自己做主！

韦郎！韦郎！我们在这人间，虽没有再会的机会，将来无论上天下地，我和你一定有相会的日子！

他回到她家里，住了一个星期，就搬了出来，并不是她的妈待他不像从前，他实在再住不下了。因为她每天替她开闭的纸屏，拂拭的台椅，收拾的书籍，和她编给他的书夹子。并绣的一个承肘小蒲团，没有一件不是催泪符。他还有一枝她平日喜欢吹的西洋玲珑笛。他常常取出来看。那枝玲珑笛好像对他说：“她怎的许久不来看我了！不来和我亲吻了！把我搁在这样冷静的地方！她应当早些回来，拭去我一身的尘垢！”

他描想到这点，他眼里一颗一颗的泪珠，滴在这枝曾经她无数接吻的玲珑笛上！

以上是她和他的过去恋爱史。他在海岸一天至少要温习几回。他并不是没有清醒的时候，他有时也会说：“我那破碎的心再没有恢复的希望么？我醉眠状态中的灵魂什么时候才得醒呢？她真的把我的运命践踏了，我的前途毁坏了么？为什么她的影儿，总不离开我的神经中心点呢？”

他还是昏迷的日子多。他实在禁不得思念她。不单思念她，还思念她信里说的他们中间的结晶体。这是他良心上的不安，他犯了罪！

七

快晴了十几天。太阳没有一天不把华氏寒暑表蒸热到九十余度。今天她(太阳)懒了，不见出来。但天气还是一样的酷热，还要蒸郁。傍晚的时候，海风比平日吹得厉害，天空渐黑渐罩下来。

他在房里，把窗门打开。烧了一炷线香，把呜呜的一群蚊蚋赶了出去。但习蛾和水蜉却不怕香烟，一阵一阵奔进来，绕着电灯，

飞来飞去，他闷闷的坐在案前电光下，取了一张才由东京寄来的新闻想要读，又搁下了。

“韦先生！有信，是挂号信。”馆主人的小女儿，跑上楼来，跪在房门口，打开纸屏，把信送进来。

封面的字虽然歪斜潦草，但他还认得是她的笔迹。那时候，他像感受了电气，全身麻木。又像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，全身发抖。他想马上拆开来读，好知道她近来的消息，恐怕再迟一刻，那封信要飞了去似的。可怜他双手没有半点气力，去开拆信封，双目也闪眩得厉害，再认不清白封面的字。他只觉得封面上“K市工科大学采矿科韦……”几个字在他眼前，动摇不定。

她这封信，是由学校转寄给他的。她信里告诉他，她在东京市外一个小村落里过了半年农村生活了。看护她的女医，是一位基督教徒，为人很慈和，很恳切，常常安慰她。每星期带她到村中一个小礼拜堂里去听说教。她又告诉他，她听了说教，读了圣经，才晓得自己是一个犯了罪的女子。她爱他，不算罪；她读到圣徒保罗寄罗马教会书，第七章第三节，她才知罪。她又告诉他，她近来认识了一个人。——能够代人类担负一切罪恶的人。只要我们相信他……——她负担不起的罪恶，她都交托那个人担负了。她又告诉他，她望他——不单望他，并且劝他——也跟那个人走的那条路走，好打算将来在清虚上界的会合。她最后告诉他，她前月轻了身。女医说婴孩在母体中，受悲痛的刺激过度，不能发育，生下来三天，就在礼拜堂后墓地下长眠了。

“礼拜堂！礼拜堂！”他读完了她的信痴坐了一会，只说出这“礼拜堂”三个字。外边风吹得更厉害，窗外松涛，像要奔进他房里来。忽然一阵又悲壮，又慈和的歌声，跟窗外松风，吹进他的耳鼓。他知道这海岸也有一个小礼拜堂，正在松林后面。过了一刻，他又听见“铿！铿！铿！”的钟声。他望着柱上挂的壁历，他才知道今天

是礼拜日！

他心烦意乱，很不安似的。他再也坐不住了。他赶下楼来，急急的往松林里奔。松林里一片黑暗，但手看不见五指。只有一道灯光从礼拜堂射进来，照着他向光的那条路走。他并不回顾，他只向礼拜堂前奔。不知道他的，要说他是发狂！

他站在礼拜堂门口，不敢进去。他实在不好意思进去。因为他还疑心，他的罪，那个人未必肯代他负担。他只呆呆的站在门口听里面的歌声，更加嘹亮，一字一句，都听得很清楚。

救……主……离加利利，
到……约……檀河。
不……远……路长百里，
其……志……为何？

他不知不觉地跑进礼拜堂里面去了。他才进去，外边就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。他没听见雨声，他只留心听唱的歌最后那一节：

信……赖……救主慈爱，
卸……却罪恶重荷！

他信了那个人！——能够代我们负担罪恶的那个人！——那人拭干了他的眼泪。那个告诉他，上帝赦免了他从前一切罪过。他从礼拜堂回来那晚上，他的亡父跑来对他说，他（父）赦了他（子）的罪。她也跑去对他说，她恕了他。并且要他也和她一样的恕她。因为上帝尚且赦免我们的罪恶，我们人类那有彼此不能宽恕的道理？只要我们能悔罪，能改过！

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

（初发表于1920年11月《学艺》2卷8号）

木 马



C 今年六月里在 K 市高等学校毕业了。前星期他到了东京，在友人家里寄寓了两个星期，准备投考理科大学。现在他考进了大学，此后他就要在东京长住了，很想找一个幽静清洁的能够沉心用功的寓所。

欧洲大战没有发生之前，在日本的留学生大都比日本学生多钱，很能满足下宿旅馆主人的欲望，所以中国学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较容易。现在的现象和从前相反了，住馆子的留学生十个有九个欠馆帐，都比日本学生还要吝啬了。日本人见钱眼开，对留学生既无所贪，自然不愿收容中国人了。并且留学生也有许多不能叫外国人喜欢的恶习惯，更把收容中国人的容积缩小了。中国人随地吐痰吐口水的恶习惯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晓得了。

去年我在上野公园看樱花，见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樱花树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。有一个像患伤风症，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，咕